

美联社报道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

西哈努克不同意卡斯特的讲话

【美联社阿尔及尔九月七日电】古巴的卡斯特罗总理同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今天在苏联对不结盟国家是不是友好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他们在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的交锋是这次到这时为止进行顺利的会议上出现的第一个纠纷。

这也是正在竞相影响第三世界的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分裂的第一个公开表现。

卡斯特罗在发言时说，莫斯科是不结盟国家最好的朋友和盟友。他一边说一边使劲地打手势。西哈努克不听会议主席布迈丁的劝说，强烈地表示了异议。

这一交锋突出说明了不结盟运动中的某些分歧。不结盟国家一度曾试图同东方和西方都保持距离，但是现在倾向于把世界的分歧看成贫富之间的分歧。

自从掌权以来从莫斯科那里拿到了大量美元的卡斯特罗坚持说俄国是不结盟国家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最好的朋友。

卡斯特罗说：“有谁能忘记苏联人民为人类作出的光荣的，英雄的，卓越的贡献？”

他还说：“对不结盟说来，社会主义是具有基本意义的。”

他说，谁要是说相反的话，那就是企图“造出一个虚假的敌人来掩饰真正的敌人美帝国主义”。

这种话显然是西哈努克亲王所受不了的。莫斯科拒绝承认他的流亡政府。

西哈努克在会上已经发过言了，但是这时他站了起来，没有用扩音器就开始回答卡斯特的发言。布迈丁想不让他发言，但是最后还是叫人把扩音器给接通了。

西哈努克从他的席位上说：“我们充分尊重苏联。”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能理解，就是莫斯科为什么同我们正在对之作战的朗诺卖国贼集团保持外交关系？”

接着发言的是越共主席阮友寿，他对卡斯特罗和西哈努克都说了热烈的赞扬话，但是不介入他们的争论。他说，不结盟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自阿尔及尔的文章

《处于受审地位的苏联将从印度寻找辩护律师》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九月六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蒂埃里·德雅尔丹五日发自阿尔及尔的一篇文章，题为【一百来个国家和解放运动昨天出席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的开幕式，处于受审地位的苏联将从印度寻找它的辩护律师】，摘要如下：

阿尔及利亚愈来愈处于领导运动的重要地位，这不只是因为它是东道国，而且因为它有勇气尝试给著名的不结盟下明确定义。布迈丁有胆量查字典，去找这个字的意思。然后他望着我们这个贫穷的地球，他作出了合乎字义和他本人的逻辑的推理。

有两件事使他惊奇。美国无情地轰炸过越南，而苏联却不责怪它。尼克松若无其事地去克里姆林宫赴宴，而勃列日涅夫也去白宫进行了回访。此外，这两大朋友的拥抱也使布迈丁感到愤懑。以前莫斯科曾派坦克去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民族解放运动，而美国也听之任之。

这两个事件打开了布迈丁的眼界，使他重新全面考虑他的态度。他认为，苏联坦克去布拉格和B—52对河内的轰炸表明，超级大国在互相“友好地”瓜分世界。

然而主要引起阿尔及利亚主席布迈丁考虑的可能是布拉格事件。因为必

须承认，不结盟从它一建立就是有点恶意的，因为它宣布不结盟。事实上它是倾向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小国家认为，苏联是它们的朋友。当它们攻击帝国主义时，它们只想到美国，无论如何只想到西方。然而布迈丁恍然大悟，苏联人在布拉格的行动同美国人几乎一样。

他花了一定的时间才领悟到这一点，然而人们可以肯定，在现在召开第四次最高级会议的时候，阿尔及利亚筹备整个这次会议是为了发动这次真正的国际革命，这个革命的口号可能是：“制止两个帝国主义！”，“我们不要美国或苏联基地”，“从地中海赶走美国和俄国的舰队”，“同越南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团结在一起”。

人们将看到，它完全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最高

级会议。超级大国用缓和政策来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小国懂得了这一点，并打算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美国人在此时势必发笑，而克里姆林宫则可能情不自禁地进行反击。

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致函布迈丁，这封信是真正的逼迫：“当心！不要忘记我们为越南，阿拉伯国家和古巴所作的事情，不要搞毛主义，不要扮演左派”。阿尔及尔装作没听见，布迈丁和布特弗利卡一样，前天和昨天继续更起劲地攻击一般的帝国主义，即是说，攻击两个帝国主义，同时谈到地球上南北对立的冲突。然而，莫斯科是在地球的最北端。

布迈丁是一个“迷路的人”，这是【消息报】说的。那么，人们可以加问一句：十年前，谁能够设想非常官方的【消息

报】有朝一日也会侮辱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主席呢？

但是，就在这里，在最激动人心的第四次首脑会议上，并不是人人都赞成布迈丁反对两个帝国主义。甘地夫人甚至不太想参加这次会议。最后，她刚刚来到大厅里。看来是莫斯科坚持要求她在这次特别审讯中，为勃列日涅夫的思想作辩护，甘地夫人不能对苏联作什么拒绝。

目前，人们不可能对这次首脑会议的发展作任何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第四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之后，第三世界将分裂为二：那些仍然相信地球上无产者的团结一致并且把俄国人看作无产者的国家为一边，那些不再相信这些的国家为另一边。

这毕竟是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

西德报纸《继续处在毛泽东的影响下》

【本刊讯】西德【德意志报】九月七日刊登克劳斯·梅纳特撰写的文章，题为【继续处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摘要如下：

这次党代会处在毛的影响下。这样说，与其说是指毛个人而言，还不如说是指他的毕生事业，在中国被称作毛泽东思想而在我们这里则简单地称之为毛主义的一整套理论。毛主义的特点是，对毛来说，不存在象俄国人认为的一九一七年革命那样的一次革命，也不存在托洛茨基所声称的，然而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不断革命，而是一系列革命，确切地说：一种分阶段的革命。

毛也许是历史上唯一的卓有成效的革命家，他在取得他的革命的全部胜利后要求进行新的革命，并且进行了这些革命，首先是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和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

毛之所以采取这种更为令人注意的态度，那是由于他的信仰，这种信仰使他和莫斯科的同僚们相比显得泾渭分明。他教导说，在取得一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胜利以后，引起革命的矛盾依然存在，因而需要进行新的革命。继每次革命之后，必须有一个巩固和稳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重新孕育着矛盾，然后又只能通过进行一次新的革命予以解决，这是一个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过程。

这次党代会说，每隔七八年就要进行这种斗争，这种斗争还会重复二十次到三十次。七乘二十等于一百四十，八乘三十等于二百四十。这就是说，这次党代会预计中国的革命最早要在公元二

千一百十三年，也许要在二千二百十三年才能结束。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今后关系如何，这对欧洲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次党代会开幕之前，莫斯科就企图通过紧张的宣传运动，用各种各样的威胁和在【真理报】刊登简直是没完没了的文章来影响中国的事态发展。

北京对莫斯科的敌对态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次党代会要求中国人民更加警惕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仍然被认为是头号敌人。俄国人本来就很严重的神经质在这次党代会之后几乎不会有任何减轻。在党代会上显露出在所有进一步发展可能性中最使他们不痛快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毛之后毛主义还继续存在。

【本刊讯】西德【前进报】九月六日发表了瓦尔特·奥斯滕撰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根据所有这一切来看，这种看法是没错的，即党代会在内政方面确认了文化革命的路线，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周恩来的纯粹以实力政治为依据的路线取得了胜利。

苏联被认为是“主要敌人”。周恩来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削弱苏联。同时，任何一个盟友都是受欢迎的。在欧洲，所有诽谤勃兰特的对外政策的人是这样的盟友，这些人说这种政策是投降“苏联帝国主义”或至少是投降的准备阶段。

在日本，那些由于苏联占领一些岛屿而想保持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的人是盟友，如果可能的话，这些人甚至想加剧这种紧张关系。

墨报报道《阿尔及尔：第三世界的斗争》

【本刊讯】墨西哥【至上报】九月五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阿尔及尔：第三世界的斗争】，摘要如下：

在不结盟国家会议开幕之前，发生了对该集团的未来有决定意义的争论。

周恩来在向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的时候把美国 and 苏联相提并论。他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又勾结又争夺”。他谴责它们企图在短期内称霸世界，尽管它们最终要成为敌人。

作为纯粹的政治立场，中国的提法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提出这条政治

路线的同时，发表了阿尔及利亚主席布迈丁的声明，声明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工业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任何区别。

布迈丁事实上是提出了两个帝国主义的看法，这种看法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已经相当普遍。用不着举更多的例子，牙买加和秘鲁就是持这种立场的，庇隆在阿根廷发表的第一个重要的政治演说中也提出了“两个帝国主义”的看法。

勃列日涅夫立即对阿尔及利亚主席的声明作出回答，否定了他的意见。

这里所涉及的远不仅是中苏冲突的问题，而是

触及当今世界根本的问题。

阿尔及利亚外长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词时暂时接受了苏联的政治立场，他的声明将会得到其它国家如几内亚，古巴和智利的支持。众所周知，与此同时，两个帝国主义的论点将会在拉美国家中找到主要的维护者。

【本刊讯】墨西哥【太阳报】九月五日发表一篇社论说：

据报道，在这次国际会议上出现意见分歧。秘鲁代表团团长作了猛烈谴责两个帝国主义的发言，尽管他并没有点苏联也没有点美国的名，但是，矛头所指是明显的。

路透社评尼克松关于中东局势的讲话

说讲话表明尼克松期望以色列缓和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防止发生阿拉伯对美国等可能停止供应石油的新危机

【路透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记者：拉尔夫·哈里斯）以色列今天受到尼克松总统的压力，要它采取行动以解决它同阿拉伯人的争端，和防止发生可能破坏阿拉伯对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石油供应的新危机。

尼克松在昨天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出人意料地批评以色列在谋求中东问题解决办法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

他也批评了阿拉伯人，并警告说，如果他们履行所提出的关于除非美国改变它在中东的政策否则将减少石油生产的威胁，他们将会遭到巨大的损失。

他第一次公开指责了以色列，说，对谈判陷入僵局和产生一种促使沙特阿拉伯扬言放慢石油输送速度和促使利比亚接管了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几家大的美国石油公司的局面，“双方都有错误”。

尼克松一方面强调美国将继续履行对以色列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出售鬼怪式喷气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同时他给了这个犹太国家一个明确的信号：他期望以色列采取主动行动以缓和同阿拉伯人的危机。

总统设法拆除可能爆发石油危机的引信，他警

告说，可能发展其他来源，如果他们为削弱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实行石油外交，阿拉伯人将会面临失去市场和遭到经济上的困难的局面。但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表明，对阿拉伯的中东可能停止输油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感到不安。

据说，沙特阿拉伯已告诉美国说，如果美国在今后六个月内不改变它在中东的政策，它将减少它

的石油生产，一天产一百万桶。观察家们认为，这样一个行动几乎立即会产生一种世界范围短缺石油的局面和使得工业化地区，特别是西欧，美国和日本面临的能源危机恶化。

尼克松的讲话似乎是关于在以色列—阿拉伯争端中表现出公正姿态的一种新行动的一部分——去职的罗杰斯在尼克松政府于一九六九年上台后，就曾采取这样一种立场。

总统透露，他曾要求他的对外事务顾问和被提名的国务卿基辛格把设法在中东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一事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面对着某些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日益涨价和美国的财产被国有化的局面，美国正在谋求其他的石油来源。政府专家们正在估计这些新的供应来源可能在哪里，一些人估计大概在委内瑞拉。

美报报道《美国新“石油外交”的重点是沙特阿拉伯》

说美任命艾金斯为驻沙特大使表明美对中东石油的关切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六日刊登该报记者夏洛特·赛科夫斯基在华盛顿写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新“石油外交”的重点是沙特阿拉伯》，摘要如下：

随着利比亚不满西方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成了美国加强在中东的外交活动的重点。

任命詹姆斯·艾金斯为驻那里的美国大使一事表明华盛顿对阿拉伯国家如何对待美国的石油利益和继续得到中东石油日益感到关切。艾金斯是国务院权力很大的石油资源专家，他曾协助起草了尼克

松总统的能源咨文。他早就警告美国人能源缺乏情况在加剧，他将负责帮助保证美国在今后的年代不会失去至关重要的石油。

如果参院在本月晚些时候确认艾金斯的提名，他将面临的任务是不轻松的。

沙特阿拉伯是解决一个威胁着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关键，因为它有多余能力来增加生产以满足西方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唯一石油生产国。可是费萨尔国王告诫说，如果美国不修改它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他将难以扩大生产。

这位君主就在本周还对美国的电视观众说：“美国完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反对阿拉伯人，这使我们感到十分困难。”

可是沙特阿拉伯人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没有得到外援或需要的技术的办法。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可以提供工艺和专门技术知识，由沙特阿拉伯出钱，这对两国都有好处。

但是石油工业专家始终认为，费萨尔国王在投资、咨询和专门知识方面不需要美国的帮助。

不论将来如何，许多观察家认为，任命艾金斯为大使表明美国终于认识到沙特阿拉伯人有问题。

西德报纸文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有钱有势者》

【本刊讯】西德《斯图加特日报》七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高收入不是“新阶级”的唯一标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有钱有势者”》，摘要如下：

有多少可以算是“有钱有势的人”，还不完全有把握。维尔纳·布勒尔根据六十年代的“可能基本上说明现在的情况”的统计数字估计，百分之一点七的有收入的人属于“上层集团”。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统计年鉴说一九七二年“就业”的数目是八百二十一万八千人，所以这毕竟有将近十四万人。

在没有奖金的情况下——一个国营企业的经理每月挣两千马克，总经理挣三千马克，一个中央委员会书记每月的薪金是四千马克，部长是四千五百马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管理政治、经济和科学的人员又有其他的利益：收入在一千二百六十马克以上的所得税额一般为百分之二十。此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又向上层人员，特别是中央委员，部长，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

国会的民主党领袖们今天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表示不同意尼克松总统所提出的国会今年迄今为止的作为“非常令人失望”的说法。

他们说，国会没有什么事情是要求表示歉意的，并且说：“国会并不是在这位总统或任何总统的要求之下行事的。”

尼克松在五日的记者招待会说，他将提出一个等于是新国情咨文的文件，以设法（使国会）在今年年底以前对他的某些建议采取行动。

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说：“积极努力的国会已使自己着手从事广泛的立法活动而且为今后的数周制订了排得满满的日程……”

“国会两院通过了一九七四年度的开支最高限额（这是低于总统所要求的数额），从而表明它们履行了对财政责任方面所做的保证。”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国会民主党领袖今天怒气冲冲地拒绝了尼克松总统对他们迄今为止的工作提出的批评，他们说，国会是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而不是按照任何总统的要求行事的。

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民主党一次讨论国会议程的轻重缓急的会议的之后发表的声明中说：“本届国会没有什么要表示歉意的。”

艾伯特和曼斯菲尔德，加上众院民主党领袖奥尼尔（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督导麦克福尔（加利福尼亚州）和参院民主党副领袖伯德（西弗吉尼亚州），对尼克松所说的国会的纪录“非常令人失望”的批评，纷纷提出了谴责。然而，这些领袖们象尼克松一样，使他们讲话的语气缓和下来，作法是重新建议白宫同国会合作，设法使必要的立法在国会第一期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得以通过。

声明说：“国会正努力工作。我们希望使工作完成。但是单靠我们是办不到的。我们欢迎任何方面，其中尤其是白宫方面的帮助。”

【法新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尼克松总统和国会今天表示愿意合作和避免“对抗”。在最近几个月内，由于水门事件和轰炸柬埔寨等问题，它们的关系紧张起来了。白宫发言人沃伦总结总统对国会的态度是“面对问题，而不是彼此对抗”。

美国会民主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

拒绝尼克松对国会的批评

绝迹了。这一阶层的还活着的代理人是比较有影响的。他们中的某些人作为“党的老前辈”因领取附加的党和法西斯主义牺牲者的养老金，而所具有的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同辈人的平均水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种阶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了列宁所企图废除的“长官的权力”。他们渡过业余时间的特殊场所以及把私生活限于按自己地位所属的社会集团之内，这些促成了一定的脱离和一种新的特殊意识的产生。

党的最高领导干部是最同外界隔离的。柏林潘考夫和其他城市里的“小城”，万德里茨名人的居住区以及勃兰登堡区各个湖旁的和波罗的海岛上的“别墅”，都是在战后初期的定量供应以后出现的。这个较小的阶层的私人生活是绝对不能谈论的；不允许广播和电视台去观察他们的工作，钓鱼，打网球和家庭生活。因为他们的个人交往只是在自己的范围内进行，所以他们只是在集会时或者在视察时才接触到“群众”。

艺术家，作家和工业企业的经理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而其他的社会集团则享受不到或享受不到这么多的优惠，即：有在特殊的，供应情况较好的，有时甚至是比较便宜的商店或食堂购买东西的可能性，有特殊的休假地，有勋章和奖章以及与此连在一起的一笔收入或附加的养老金。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间集团”上升到“上层集团”的可能性几乎不小于联邦共和国。高等学校和专业学校毕业的就业人数的高的百分比（一九七〇年为百分之十一·六）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所调查的八个国营企业的工厂领导人中，百分之八十三是从高等学校毕业的。

但是，仅是高收入还不是“新阶级”的唯一标志。迪拉斯当时认为这一标志是从“职业革命者阶层”上升的国家和党的干部，“这些干部由于垄断了行政管理而享受着特权和其他的利益”。今天，这种“职业革命者”阶层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乎

西德报纸报道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医生逃到西方》

【本刊讯】西德《图片报》七月三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医生逃到西方》，副题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真实面貌》，摘要如下：

乔恩·珀森作为一名旅游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转了两个星期，并和以前的熟人进行了交谈。

他在为本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医生的情绪。

他知道同行N医生在匈牙利作假期旅行以后不再回到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的专区医院了。

外科医生W利用首次参加在“西方”召开的科学会议的机会，而使他的返回罗斯托克的车票过了期。

东柏林的妇科医生I遇到不幸，他在一辆车子后面放行李的地方躲着，在离目的地仅几米处被边防人员发现和逮捕。

经过许多次秘密谈话以后，我到处都发现下列一点得到了证实：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医生中普遍有一种准备走的情绪。今年年初以来，东德的医生约有一百五十名同事逃往西方。

另外，它还失去了一批数目不详的医生，他们被关在“国家安全部门”的监狱里——在维斯马和魏玛之间。这些医生在想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尝试失败以后，要经过多年的服刑，“缓刑”或者被迫进行忠诚宣誓以后才能重操旧业。

F医生——若干年来一直是一家中等医院的院长——向我叙述了两件他认为典型的事情：一件事是来自劳赫哈默尔的，在一家“国营”联合公司里受伤的以及在四个月后的今天仍然在等待大夫诊断的五金工厂马丁·K的经历。主管的医院缺乏必要的器械。

另一件是来自东柏林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海因茨·R工程师的遭遇。这位近四十岁的人在夜里得了血液循环障碍，他在急诊室里等大夫等了六个钟头，而且在约二十个小时以后才获得检查结果：轻度的心肌梗塞。海因茨·R乘出租汽车回家。医院里没有空床位。

国家规定的特别低的对病人的医护费，早就不可能给人民治疗。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每个病人的医药费是每季平均不到十二马克（东德马克）。

例外在这里也证实了规律。有一些条件好的医院，党干部，“人民军”和“人民警察”的军官和警官在这些医院里享受特殊的治疗。东西方关系的“正常化”没有缓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医生的问题。相反，谁希望随着承认的浪潮最终能有利于医生和西方国家进行如此重要的接触，他就会感到失望。

乘车和乘飞机去外国的人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可靠的人。逃亡的欲望将不会减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居民正在思索，什么东西使得N和W医生获得成功，什么东西使妇科医生I遭致失败。党对成功的人毁谤愈厉害，就越使人民懂得，这个党是多么的软弱，尽管它有墙和地雷，也不能成功地把科学界的精华束缚在它那边。希波革拉第（古希腊之医生，旧医学之鼻祖——本刊注）的誓言依然要比被要求的对党的宣誓要有力。

柬解放军攻进磅湛市区 敌机无法在该市着陆

【美联社金边九月六日电】西方人士说，叛乱分子今天渗入到磅湛市内，在中央市场一带同政府军展开了巷战。

据初步消息，叛军还占领了该市的大学（位于磅湛西郊）的一部分，切断了该市通往北面机场的公路。

西方军事分析家说，如果磅湛陷落，那将是叛乱分子的心理上的胜利，并将使共产党的补给线进一步南伸，利于最后进攻金边。

【合众国际社金边九月六日电】军方人士说，柬埔寨空军的直升飞机今天冒着猛烈的炮火来来回回向被包围的磅湛运送增援部队。

叛乱分子用夺去的十几门一〇五炮把磅湛市和机场置于炮火之下。

军方人士说，共军使用的一〇五毫米炮弹的供

应量昨天突然增加了，原因 是美国空军的一架C—130运输机用降落伞空投的物资从磅湛飘到了叛军分子占领的地方，这批物资有一大半是一〇五毫米炮弹。

【路透社金边九月六日电】（记者：布·威廉斯）政府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今晚为争夺柬埔寨的第三大城市磅湛的控制权而进行激烈战斗，他们 在该市的一些街道展开战斗，由于叛乱军队的炮轰，直升飞机无法在中央市场降落。

柬埔寨军司令部一发言人说，用直升飞机送往该市的进一步的增援部队被迫降落在湄公河对岸，然后渡河再进该市。

该司令部拒绝公布伤亡人数，但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在过去两天中，至少有五十人被打死，有二百多人受伤。

【路透社金边九月七日电】（记者：布·威廉斯）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占领了磅湛市南半部，今天摆出了要继续进攻的架势。

最高司令部的一位发言人说，在主要的中央市场地区战斗仍在继续，看来形势“非常严重”。

他说，游击队占领了座落南部市区的市内主要医院。不知道在医院陷落以前那里的数百名病人是否已经疏散。

在争夺磅湛市的战斗仍在继续的同时，游击队今天炮击了金边的波成东国际机场，阻挡政府飞机向磅湛运送补给品。

军方人士说，昨天给该市空投补给品和弹药不太成功，因为有一些补给品落到了叛军的地盘上。

如果磅湛陷落，那将是对朗诺政权的打击。

【法新社金边九月七日电】共军已经完全控制了磅湛市的南部。政府军还固守着沙拉克区和北部市区。沙拉克区是省政府和军事司令部所在地。

但是政府军已被包围，而且是背靠着湄公河作战。

柬埔寨军的伞兵还守着机场，但是俯瞰机场的两座山头已经完全控制在叛军手中。直升飞机已经无法在磅湛市区着陆。

在市内，反政府部队占领了军医院和体育场（都靠近市中心）。

【美联社金边九月七日电】柬埔寨警方人士今天说，叛乱部队已经攻入磅湛市，占领了大约四分之三的地区。

来自磅湛的消息说，中央市场区和省长府附近发生了紧张的逐屋战。这两个地方显然是渗透部队六日开始攻城时的主要目标。省长府和中央市场在市区北半部。

一名每天都到磅湛市执行任务的柬军直升飞机飞行员说，红色高棉部队占领了省长府西面三公里的一个政府军营房，缴获了大约二十辆装甲侦察车。他说，红色高棉部队在进攻守卫省长府的政府军时，用这些配备重机枪和七五毫米炮的侦察车打冲锋。

【合众国际社金边九月七日电】军方人士说，磅湛的柬埔寨政府军收复了在今天早些时候失去的地盘，把市场区、军医院和大学里的共军赶走了。

【法新社金边九月七日电】共军两星期来对磅湛的攻势是四月份包围茶胶以来第一次对一个省会发动进攻。

除了磅湛以外，政府方面在湄公河以东只控制着波萝勉和柴桢。波萝勉和柴桢已完全陷于孤立，并经常遭到炮击。茶胶也是如此。

来自磅逊的消息说，那个地区有共军散兵，但是目前他们不构成威胁。在西北面，吴哥窟所在地暹粒已被包围，一个月以来它的南面有零散的冲突发生。同时，马德望省是国内唯一基本上还没有被战争触及的地区。

军事观察家认为，如果磅湛失守将无法补救。无论如何，柬埔寨最高司令部从未发动过认真的军事行动去收复象桔井和上丁这样的城市。

磅湛周围是在树木繁茂的乡村，一旦失守，政府军要到那里去只能走湄公河。观察家说，这样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不可能成功的。

共军进攻磅湛一事可以证实这样一种说法：共军在现阶段作攻占一些孤立的省会的尝试比用全力进攻金边有力。对他们来说，攻占这些省会 对首都的士气会有无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磅湛失守的话。在西哈努克亲王“统治”时期，这个省的省长是现任总理英丹。消息灵通人士说过，如果磅湛陷落，英丹将辞职。

再者，最高司令部向磅湛派出了特种部队和伞兵，削弱了首都周围的防御能力。

观察家说，如果连续攻占这些省会，加上切断通往首都的主要公路，金边甚至可能不攻自破。

今天，湄公河和波成东机场成了首都仅有的两条出路。一号公路只有三十英里可以通行，二号和三号公路是十五英里可以通行，通往磅逊的四号公路是十二英里，通往马德望的五号公路是四十英里。

法刊报道 《朗诺的退路》

【本刊讯】法《问题》周刊九月三日第五十期刊登一则报道，题为《朗诺的退路》，报道说：

柬埔寨反共政府首脑朗诺元帅准备在西哈努克亲王的红色高棉人取胜的

时候，退到国外。是到美国呢还是法国，他犹豫不决。在美国的华盛顿附近，他似乎已得到美国政府给他的一所别墅。在法国则住着他的一个弟兄朗肯，此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

归咎于非法的左翼和右翼集团，声称它们“勾结在一起搞一个”推翻尼迈里成立了四年的政权的“颠覆性阴谋”。

它指责共产党人和狂热的穆斯林兄弟会运动在亲西方的国民党和联合党（它们已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为尼迈里取缔）支持下，带头制造这次麻烦。

【美联社贝鲁特九月六日电】中东通讯社报道，苏丹总统尼迈里今天缩短对阿尔及利亚的访问回国，以便制止滚雪球般不断扩大的学生骚乱和反对政府的劳工罢工。

苏丹政府宣布暂停执行宪法中的十三条并宣布禁止公开集会和示威游行

【法新社开罗九月六日电】当尼迈里总统离开阿尔及尔的时候，这里收听到恩图曼电台的广播报道说，苏丹政府今天暂时停止实行新宪法中的十三条规定。这个宪法的中止将持续到九月二十日。

该电台又说，副总统贝吉尔已经禁止了一切示威游行和集会。

【美联社贝鲁特九月

六日电】苏丹的军事政权今天中止了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以制止象滚雪球那样蔓延的学生骚乱和反对政府的罢工。

由恩图曼电台广播的这个政府的公告还禁止公开集会和示威游行。该电台说，违反者将被军事法庭拘留。这个公告没有详细说明中止什么样的宪法所规定的权利。

西哈努克亲王的女儿帕花黛维离金边抵曼谷

外电报道说她将经香港去巴黎

【美联社金边九月四日电】西哈努克亲王的一个女儿已经离开了柬埔寨，警方官员们怀疑她可能是想去同她的目前住在北京的父亲相聚。

诺罗敦·帕花黛维公主昨天同她的丈夫和五个孩子一起从金边机场乘飞机走了，据他们说是去长时间休假。他们的飞机票是买到巴黎的，中途将在曼谷和香港停留。

【法新社曼谷九月五日电】于星期一（三日）到达曼谷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女儿究竟要到哪里去这个谜昨天更令人猜不透了。

诺罗敦·帕花黛维公主和她的丈夫西索瓦·希万莫尼拉亲王及他们的五个孩子从金边飞抵这里以来，住在闹市区一所旅馆

的舒适的套房里，一直受到严格的保安措施的保护。

据说，他们的飞机票是买到巴黎的，但是泰国驻柬埔寨大使差纳·沙穆瓦匿昨晚说，西索瓦亲王将到香港去请一位中国医生治疗肠胃病。

同时，还有这样的猜测：这对王族夫妇将到北京去见西哈努克亲王，就有关柬埔寨的政治和解问题进行磋商。

他们在星期一晚上同泰国副外长差提猜·春哈旺一起吃晚饭，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谈了什么问题。

【本刊讯】曼谷《星暹日报》九月五日刊登一则报道，摘要如下：

副外长差提猜阐释前晚宴请西哈努克女公子，

因她是高棉皇室，并不否认曾请转话给西哈努克。

外交界人士认为，差提猜少将之宴请西哈努克女公子，足以显示泰国对西哈努克王子的政策已大为改变，并显示泰国无形中已承认西哈努克地位。外交界人士并估计：差提猜少将必曾托公主传递讯给西哈努克王子，而可能促成副外长与西哈努克或其他代表间的晤谈。

外电报道苏丹铁路和内河运输工人罢工

尼迈里离开阿尔及利亚提前回国

【美联社喀土穆九月五日电】苏丹铁路和内河运输工人今天举行罢工，从而导致了交通瘫痪。这些罢工工人抗议政府对学生骚乱的处置。

他们要求释放上周被捕的那些人，据信被捕的人数将近三千人，大部分是学生，此外他们还要求释放大约四十名律师和要求军队回营房去。

政府已经宣布从今天当地时间二十点开始在苏丹北部的阿特巴拉城实行十小时宵禁，苏丹铁路工会总部就设在该城。

同时，苏丹副总统贝吉尔今天宣称存在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要推翻现政权的”阴谋。

【合众国际社喀土穆九月六日电】铁路官员们说，苏丹铁路工人工会今天举行罢工，抗议政府上周镇压学生的示威游行。

铁路的一位高级官员今天在恩图曼电台广播了一篇呼吁，要铁路工人返

回工作岗位。

这个铁路工人工会在一篇声明中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要求军队“回到兵营去”并重新开放学校和大学。

【美联社喀土穆九月五日电】副总统贝吉尔·艾哈迈德少将宣布，今天已宣布在苏丹全国实行为期二周的紧急状态，以对付“反对革命的另一次阴谋”。

副总统在他的声明中称，最近的学生抗议——反对苏丹的一党制——“是经过巧妙组织和密切配合的”。

他说，当学生们赢得了工人阶级支持他们向政府提出的一份批评它“大镇压他们的请愿书”的时候，这一阴谋昨天扩大了。

贝吉尔警告说，任何破坏经济或助长“非法的政治目的”的努力都将迅速予以对付。

【德新社开罗九月五

美大使斯旺克离任前谈柬埔寨局势

说美继续支持朗诺政权是极为重要的

【美联社金边九月四日电】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埃默里·斯旺克今天说，为了谋求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大国之间正在继续通过外交途径交换意见，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希望能结束对立派别间的敌对行动。

斯旺克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告别招待会上说：“感到关心的大国之间一直在进行讨论。”

他还说，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叛乱分子的代表一直在进行接触。

关于后一种接触，他说：“从较大范围的谈判的意义上说，我认为迄今还没有什么成效。”

这位大使说，美国怀着使“柬埔寨和整个这个多事地区实现公正的和平”的目的，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继续支持朗诺政府是“极为重要的”。

斯旺克说：“只有继续支持才有可能实现公正的和平。”

斯旺克说，他赞成美国在“情况已经表明援助能得到有效利用的方面”增加对柬埔寨的援助。

他说：“如果提出适当的要求，国会是对明显的和合理的需要作出响应的。”

斯旺克说，他的离任“不是标志着我国政府的政策有变化。”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三年九月号摘译瑞典记者德丰·基图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台湾，金门之行》，摘要如下：

一、国共和谈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在这些日子里，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要去台湾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台北最近两年在外交战线上所遭遇的重大挫折（被逐出联合国和不断失去外交承认），已迫使当局感到必须改善公共关系工作的急切性，一方面它要抵销北京活跃的人民外交，另一方面要为国民党制造一个良好的对外形象。

我这个外国通讯员在新闻局受到热烈的欢迎，所有的安排例如会晤，交通，手续和资料等都很迅速地和很有效率地办妥。我很快就能会见外交部次长蔡惠平（译音）。

蔡先生在外国访客前极力否定与北京作任何的商谈。不过，不应轻易相信这些言辞，因为不论国民党怎样嘴硬，它最后必须要面对现实，正如一位不属任何派系的知名台湾政治家对我说：

——由得他们（指国民党）拒绝谈罢，不过早晚他们也得要 and 共产党坐下来谈的。

在我逗留在台湾的一个月期间，我感到这种想法在比较有见地的台湾人中是很普遍的。不过这是一个很巧妙的问题，没有人会向一个外国人即时讲出他自己的心声——当然更不会公开地宣扬。尤其是知识分子们，他们很不满意大众宣传媒介所描绘的过于单调和极端反共的大陆情况。他们和很多其他对共产党成见不深的人，对于官方的看法都感到难以置信。近几年来不更加深入的右翼分子陆续访问了中国，更加深了台湾人的这种感觉。连尼克松也到北京访问，这对很多台湾人来说，更显示出北京的领导阶层“并不是那么坏”。故此，年青的一代——虽然普遍来说都是有点反共——对于大陆的情况都感到好奇，同时他们也知道被政府严密地管制着的新闻是不能够告诉他们任何真相

香港《七十年代》译载瑞典记者的一篇通讯

《台湾、金门之行》

的。

至于老一辈人对大陆政权的看法，我由于缺乏资料，所以不能够作出总结。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当我在台北比较贫穷的区域参观时，我曾经同当地的居民谈及他们对北京政府的看法。我很奇怪，我听不到任何对大陆政权的谴责；他们大概不大清楚我的目的，所以每当被问及时，一般都淡淡地回答一句：“很难讲”。

在我与蔡先生的会晤完结之前，我请求他评述一下台北与华盛顿现在的外交关系。蔡先生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从韩战爆发时的美台关系讲起，至尼克松的北京访问止，对于两者的合作，简直是赞不绝口。不过，在谈到尼氏中国之行后的情况时，蔡先生就显得没有先前那么起劲了：

——尼克松是不值得信任的。他和罗杰斯以及其他人去过后，重复说过三十五次——我们是数着的——他们会履行与我们签订的条约，不过我们很怀疑。尼克松极力巴结北京，接见乒乓球队和各色各样毫不重要的代表团。我们还不能肯定他将来会怎么做；不过假如形势需要的话，我们已准备单独行事，不理美国怎么样了。我们是能够自己处理的。

虽然国民党的口气仍然十分硬，而且表现出一种外表看来是非常果断和乐观的态度，不过无可置疑，它在外交战线上所遭到的巨大挫折，已经使国民党的内外威望受到沉重打击，而且更造成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定感。目前，只有三十九个大多是细小和不重要的国家仍在台北设有大使馆。鉴于这种由台北至北京的“大使馆搬家潮”，国民党当局已采取一连串的应付方法，意图改变这

种潮流，其中包括与数目愈来愈少的大使们打高尔夫球和签署技术合作协定。另一方面，台北政府又在贸易方面努力；事实上，台湾与某些地方的贸易的确有所增长。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和台湾在海外的威望不断下降，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是要求执行一条独立的外交路线的呼声，尤其是在年青的知识界中，越来越高。国民党自二十年代末期以来，就很依赖外强，即使在今天，情况也没有什么大分别：国民党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受制于美，日。由于历史上中国受尽外强的欺凌侮辱，所以依赖美日这一着显然为知识分子所埋怨。同时，无论这些知识分子们怎样看共产主义，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为此感到一点骄傲——北京绝不依赖外人。

不过，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属于少数，在最近的将来，看来也不能影响当局的决策。

二、在金门的见闻

金门岛上三个小镇的生活一如任何偏僻市镇那样缓慢和平淡。总而言之，金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为对付清晰可见的大陆而设的庞大军事设施之外。

金门离开由北京控制的最接近的海岛只有二千三百一十米，但离开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却足有一百四十公里之遥。它并不是台湾人或外国人可以随便到达之地；台湾人当中除非是机关，团体或文化组织的代表才可能到这个有名的小岛；外国人则必须先受到台北政府的邀请，这通常包括新闻记者和商人，有时是那些与国民党有“特别关系”的人。作为一个外国报章的通讯员，我不

能随意在岛上走动。当局为我安排了一个节目紧凑的两日行程，包括参观军事设备，博物馆，心理战设施，岛上的唯一报纸《金门日报》，陶器厂和酿酒厂，娱乐场所和看电影或舞台剧。

对于金门岛的大炮火力和各种预防共军可能进攻的措施如堡垒，地雷等的零星资料，并不足以对岛上的防卫力作出判断。还有，若要估量金门岛的军事价值，同时亦须知道对方的军事警惕性，这又是另一样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国民党宣称在一九四九至五〇年期间，北京曾数度意图占领这个海岛，但都不成功；此后就改为炮轰；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炮轰是在一九六〇年艾森豪威尔访问台北的时候。现在的情况是单日发炮。不论当局所宣传的过去的炮轰造成很大的民事灾难是否属实，在今天来说，那些在晚上打过来的小量炮弹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或伤亡。现在大陆的炮轰只有宣传的作用。我在金门逗留期间，曾乘车参观过几乎每个角落，但都找不到丝毫的损坏痕迹。我的向导对我诉说，大陆的炮轰造成居民很大的损失；不过据我所见，这个似乎不是事实。

虽然大陆方面的炮火可以击中金门岛上每一寸的土地，但这并不是说国民党的防卫措施可以被毁；事实上，后者无数的堡垒和军事设备都是稳固地藏在地下的。

金门的参观者经常听到的大量反共宣传，有时实在令人觉得可笑或至可怜。举例来说，你将会听到有关共军在一九四九至五〇年期间试图攻占金门而被击退的自吹自擂，但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胜并不足为傲——假如你还记得国民党在整个中国大陆所遭到的惨败：在北京，上海，成都，沈阳，南京，广州……。（未完）

【法新社圣地亚哥九月六日电】反对派在智利再次发动攻势，而不给阿连德任何喘息机会，其声势今天使观察家们对和平解决智利危机的可能性产生疑问。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国民党人第一次提出要阿连德辞职，敌视左派的妇女们昨天在这里举行游行支持这一要求，游行是在暴力事件中结束的。右派学生在街头上开展要求阿连德辞职的签名运动。基督教民主党人在议会提出了通过宪法起诉解除不尊重法律的政府部长们职务的法案。

因此，在经过基督教民主党修改它的政策，以期望阿连德给予更多的自由的一段时期之后，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国民党人，或者说中间派和右派，再度联合起来反对阿连德。

阿连德在人民的巨大支持的强大压力下，没有向基督教民主党人的要求让步，没有任何他要“离职”的迹象。否则，今天要求“人民政权”和对阶级敌人实行铁腕”的左派“不会宽恕他”。

因此，智利的紧张气氛升级了。又一次开始了旨在迫使军队决定自己支持哪一方的运动。

【合众国际社圣地亚哥九月五日电】防暴警察今晚向闹市区的人群施放了数十枚催泪弹，而在数千名反对派妇女高呼“滚蛋！滚蛋！”要求阿连德总统辞职的地方响起了枪声。电台消息说，警察向呆在闹市区银行大楼中的歹徒开枪。在离总统府两街区的合众国际社分社可以听到枪声。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妇女在总统府附近举行反游行集会。

一队队妇女在许多男人的参加下游行通过圣地亚哥的沃伊金斯大道，在天主教堂前面集合，他们在那里听取演讲者谴责左派政权。

反对派的游行是由罢工卡车司机的老婆组织的，得到主要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国民党人的支持。

这次游行的规模同左派工会在昨天举行的支持阿连德和庆祝他当选三周年的集会几乎相等。

英刊评智利政局《阿连德对军队》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九月五日报登一篇题为《阿连德对军队》的文章，摘要如下：

智利的马克思主义总统阿连德取消了他原打算出席本周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计划，以便他能照看国内的事务。

新的军人部长的作用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在最高司令部中的上司在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已经很清楚，阿连德不能依靠武装部队来威吓那些参加卡车司机在一个多月前发起的大罢工运动的反对派组织。还不清楚的一点是，军事领导人对议会于八月二十二日通过的，呼吁他们迫使政府放弃其“非法纲领”的反对派决议案作出什么反应。他们对这个呼吁的反应将取决于如下因素：

（一）最高司令部内的争论。人们认为，新任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是反对军事接管的“宪法派”。但是，他小心谨慎地避免参加阿连德的政府。在圣地亚哥军区司令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将军和军事学院院长

吉列尔莫·皮克林将军提交了他们的辞职书以同情前总司令普拉茨将军后，在二十多名陆军将军中的亲阿连德少数派失去了该派的重要领导人。

象托雷斯·德拉克鲁斯将军（南部阿雷纳斯角地区司令）这样比较保守的军官有特别的原因不喜欢现政府，社会党领导人公开说他们的坏话，因为他们决定厉行武器管制法。海空军中的高级军官一直强烈批评阿连德政府。有理由相信，在八月十八日专横地革除空军司令鲁伊斯将军的职务后，空军领导人准备采取强硬行动，但是又踌躇了，因为很明显另外两个军种不愿意同他们一起搞。鲁伊斯将军的继承人古斯塔沃·利将军也持有批评政府政策的观点，不隐蔽他对他的前上司的忠诚。

但是，由于新的一套军人部长班子，形势就复杂了。准军事警察的首脑塞普尔维达将军同阿连德是十分亲密的，一直允许用按照明显政治标准选择的新警察来重新配备他的部队，特别是精锐的防暴部队，即特种部队。据认为另外三个军官都是没有强

烈政治观点的而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们都不以具有倡导精神而著称，他们的新职务可能使他们陷入相当大的窘境。

这特别适用于空军的马利奥凯蒂将军。他作为公共工程和交通部长负责同罢工的卡车司机举行谈判。阿雷利亚诺将军作为财政部长在智利本世纪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必须克服矛盾的统计数字。在他们的同事中越来越感觉到，重要时刻迅速来到，武装部队要么要求在决策方面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要么永远离开政府。

（二）反对派内的分歧。但是，在高级军官中对于策略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一点似乎也适用于主要的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在空军中就鲁伊斯被解职事件发生争吵时，基督教民主党的工人总工会副主席埃内斯托·博赫尔签署了一个号召工人动员起来的左派呼吁，这一点就被看出来，他的立场同基督教民主党的工人统一工会圣地亚哥分会头头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的立场完全相反，罗德里格斯支持反对派的罢工者，落得他的办事处被极左派用燃烧弹烧毁。

透过种种混乱，有一点是清楚的：阿连德和武装部队之间的摊牌再也拖延不了很久了。到那时，武装部队可能分裂，这可能带来内战的威胁。

墨西哥外长说 墨西哥将谢绝给地震灾民的一切外援

【美联社墨西哥城八月三十一日电】墨西哥外长埃米略·拉瓦萨今天说，墨西哥将谢绝给地震灾民的一切外援。地震使墨西哥东部几十个城镇遭到破坏，已证实有五百多人死亡。

他说，“我国政府感谢几个国家提出愿意援助的所有表示，但是，我接到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总

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和国民党要求阿连德辞职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三年九月号摘译瑞典记者德丰·基图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台湾，金门之行》，摘要如下：

一、国共和谈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在这些日子里，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要去台湾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台北最近两年在外交战线上所遭遇的重大挫折（被逐出联合国和不断失去外交承认），已迫使当局感到必须改善公共关系工作的急切性，一方面它要抵销北京活跃的人民外交，另一方面要为国民党制造一个良好的对外形象。

我这个外国通讯员在新闻局受到热烈的欢迎，所有的安排例如会晤，交通，手续和资料等都很迅速地和很有效率地办妥。我很快就能会见外交部次长蔡惠平（译音）。

蔡先生在外国访客前极力否定与北京作任何的商谈。不过，不应轻易相信这些言辞，因为不论国民党怎样嘴硬，它最后必须要面对现实，正如一位不属任何派系的知名台湾政治家对我说：

——由得他们（指国民党）拒绝谈罢，不过早晚他们也得要 and 共产党坐下来谈的。

在我逗留在台湾的一个月期间，我感到这种想法在比较有见地的台湾人中是很普遍的。不过这是一个很巧妙的问题，没有人会向一个外国人即时讲出他自己的心声——当然更不会公开地宣扬。尤其是知识分子们，他们很不满意大众宣传媒介所描绘的过于单调和极端反共的大陆情况。他们和很多其他对共产党成见不深的人，对于官方的看法都感到难以置信。近几年来不更加深了右翼分子陆续访问了中国，更加深了台湾人的这种感觉。连尼克松也到北京访问，这对很多台湾人来说，更显示出北京的领导阶层“并不是那么坏”。故此，年青的一代——虽然普遍来说都是有点反共——对于大陆的情况都感到好奇，同时他们也知道被政府严密地管制着的新闻是不能够告诉他们任何真相

香港《七十年代》译载瑞典记者的一篇通讯

《台湾、金门之行》

的。

至于老一辈人对大陆政权的看法，我由于缺乏资料，所以不能够作出总结。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当我在台北比较贫穷的区域参观时，我曾经同当地的居民谈及他们对北京政府的看法。我很奇怪，我听不到任何对大陆政权的谴责；他们大概不大清楚我的目的，所以每当被问及时，一般都淡淡地回答一句：“很难讲”。

在我与蔡先生的会晤完结之前，我请求他评述一下台北与华盛顿现在的外交关系。蔡先生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从韩战爆发时的美台关系讲起，至尼克松的北京访问止，对于两者的合作，简直是赞不绝口。不过，在谈到尼氏中国之行后的情况时，蔡先生就显得没有先前那么起劲了：

——尼克松是不值得信任的。他和罗杰斯以及其他人去过后，重复说过三十五次——我们是数着的——他们会履行与我们签订的条约，不过我们很怀疑。尼克松极力巴结北京，接见乒乓球队和各色各样毫不重要的代表团。我们还不能肯定他将来会怎么做；不过假如形势需要的话，我们已准备单独行事，不理美国怎么样了。我们是能够自己处理的。

虽然国民党的口气仍然十分硬，而且表现出一种外表看来是非常果断和乐观的态度，不过无可置疑，它在外交战线上所遭到的巨大挫折，已经使国民党的内外威望受到沉重打击，而且更造成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定感。目前，只有三十九个大多是细小和不重要的国家仍在台北设有大使馆。鉴于这种由台北至北京的“大使馆搬家潮”，国民党当局已采取一连串的应付方法，意图改变这

种潮流，其中包括与数目愈来愈少的大使们打高尔夫球和签署技术合作协定。另一方面，台北政府又在贸易方面努力；事实上，台湾与某些地方的贸易的确有所增长。

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和台湾在海外的威望不断下降，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是要求执行一条独立的外交路线的呼声，尤其是在年青的知识界中，越来越高。国民党自二十年代末期以来，就很依赖外强，即使在今天，情况也没有什么大分别：国民党无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上受制于美，日。由于历史上中国受尽外强的欺凌侮辱，所以依赖美日这一着显然为知识分子所埋怨。同时，无论这些知识分子怎样看共产主义，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为此感到一点骄傲——北京绝不依赖外人。

不过，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属于少数，在最近的将来，看来也不能影响当局的决策。

二、在金门的见闻

金门岛上三个小镇的生活一如任何偏僻市镇那样缓慢和平淡。总而言之，金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为对付清晰可见的大陆而设的庞大军事设施之外。

金门离开由北京控制的最接近的海岛只有二千三百一十米，但离开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却足有一百四十公里之遥。它并不是台湾人或外国人可以随便到达之地；台湾人当中除非是机关，团体或文化组织的代表才可能到这个有名的小岛；外国人则必须先受到台北政府的邀请，这通常包括新闻记者和商人，有时是那些与国民党有“特别关系”的人。作为一个外国报章的通讯员，我不

歧。但是，在高级军官中

对于策略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一点似乎也适用于主要的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在空军中就鲁伊斯被解职事件发生争吵时，基督教民主党的工人统一工会主席埃内斯托·博赫尔签署了一个号召工人动员起来的左派呼吁，这一点就被看出来，他的立场同基督教民主党的工人统一工会圣地亚哥分会头头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的立场完全相反，罗德里格斯支持反对派的罢工者，落得他的办事处被极左派用燃烧弹烧毁。

透过种种混乱，有一点是清楚的：阿连德和武装部队之间的摊牌再也拖延不了很久了。到那时，武装部队可能分裂，这可能带来内战的威胁。

墨西哥外长说

墨西哥将谢绝给地震灾民的一切外援

【美联社墨西哥城八月三十一日电】墨西哥外长埃米略·拉瓦萨今天说，墨西哥将谢绝给地震灾民的一切外援。地震使墨西哥东部几十个城镇遭到破坏，已证实有五百多人死亡。

他说，“我国政府感谢几个国家提出愿意援助的所有表示，但是，我接到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总

能随意在岛上走动。当局为我安排了一个节目紧凑的两日行程，包括参观军事设备，博物馆，心理战设施，岛上的唯一报纸《金门日报》，陶器厂和酿酒厂，娱乐场所和看电影或舞台剧。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要估计金门的军事力量和价值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有可以提供线索的军事统计和情报都是高度秘密，因此，举例来说，要知道岛上的国民党军队人数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关于金门岛的大炮火力和各种预防共军可能进攻的措施如堡垒，地雷等的零星资料，并不足以对岛上的防卫力作出判断。还有，若要估量金门岛的军事价值，同时亦须知道对方的军事警惕性，这又是另一样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国民党宣称在一九四九至五〇年期间，北京曾数度意图占领这个海岛，但都不成功；此后就改为炮轰；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炮轰是在一九六〇年艾森豪威尔访问台北的时候。现在的情况是单日发炮。不论当局所宣传的过去的炮轰造成很大的民事灾难是否属实，在今天来说，那些在晚上打过来的小量炮弹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或伤亡。现在大陆的炮轰只有宣传的作用。我在金门逗留期间，曾乘车参观过几乎每个角落，但都找不到丝毫的损坏痕迹。我的向导对我诉说，大陆的炮轰造成居民很大的损失；不过据我所见，这个似乎不是事实。

虽然大陆方面的炮火可以击中金门岛上每一寸的土地，但这并不是说国民党的防卫措施可以被毁；事实上，后者无数的堡垒和军事设备都是稳固地藏在地下的。

金门的参观者经常听到的大量反共宣传，有时实在令人觉得可笑或至可怜。举例来说，你将会听到有关共军在一九四九至五〇年期间试图攻占金门而被击退的自吹自擂，但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胜并不足为傲——假如你还记得国民党在整个中国大陆所遭到的惨败：在北京，上海，成都，沈阳，南京，广州……。（未完）

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和国民党要求阿连德辞职

【法新社圣地亚哥九月六日电】反对

派在智利再次发动攻势，而不给阿连德任何喘息机会，其声势今天使观察家们对和平解决智利危机的可能性产生疑问。

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国民党人第一次提出要阿连德辞职，敌视左派的妇女们昨天在这里举行游行支持这一要求，游行是在暴力事件中结束的。

右派学生在街头上开展要求阿连德辞职的签名运动。

基督教民主党人在议会提出了通过宪法起诉解除不尊重法律的政府部长们职务的法案。

因此，在经过基督教民主党修改它的政策，以期望阿连德给予更多的自由的一段时期之后，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国民党人，或者说中间派和右派，再度联合起来反对阿连德。

阿连德在人民的巨大支持的强大压力下，没有向基督教民主党人的要求让步，没有任何他要“离职”的迹象。否则，今天要求“人民政权”和对阶级敌人实行铁腕”的左派“不会宽恕他”。

因此，智利的紧张气氛升级了。又一次开始了旨在迫使军队决定自己支持哪一方的运动。

【合众国际社圣地亚哥九月五日电】防暴警察今晚向闹市区的人群施放了数十枚催泪弹，而在数千名反对派妇女高呼“滚蛋！滚蛋！”要求阿连德总统辞职的地方响起了枪声。电台消息说，警察向呆在闹市区银行大楼中的歹徒开枪。在离总统府两街区的合众国际社分社可以听到枪声。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妇女在总统府附近举行反游行集会。

一队队妇女在许多男人的参加下游行通过圣地亚哥的沃伊金斯大道，在天主教堂前面集合，他们在那里听取演讲者谴责左派政权。

反对派的游行是由罢工卡车司机的老婆组织的，得到主要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国民党人的支持。

这次游行的规模同左派工会在昨天举行的支持阿连德和庆祝他当选三周年的集会几乎相等。